

《風暴》席捲中環 警匪決戰 人性盡現



導演袁錦麟 伍麗微 攝

電影《風暴》在聖誕黃金檔期上映，宣傳聲勢浩大，以「首部華語3D警匪片」為賣點，警匪片裡熟悉的飛車、槍戰、肉搏必不會少，加上一連串爆破場面，炸車、炸煤氣管，烽煙四起，令人眼前一亮。

《風暴》由新導演袁錦麟執導，不過「新導演」這個名稱有點「掛羊頭賣狗肉」，事實上袁錦麟在電影圈打滾了很多年，編劇作品包括《新警察故事》、《寶貝計劃》、《保持通話》等。擅長編寫警匪故事，常與陳木勝合作的他，笑言終於有機會完整呈現自己寫的故事，並在拍攝與技術上都有所突破，「無論是特技、動作、製作、劇本，《風暴》在動作片裡向前邁進了一步。」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

拍攝《風暴》，袁錦麟聽得最多的一句話是「不可能」。在中環拍車戰，不可能；實景拍攝警匪追逐，不可能；半山拍劉德華與契女的戲碼，也不可能。「我想在現實的環境拍，想讓大家有真實生活中曾經歷到劫案的感覺，這樣才會看得更投入。」

因而，他與動作指導錢家樂想盡方法，從北角吊車事件玩到最後癱瘓中環，高潮一浪接一浪，將不可能化為可能，能否取悅觀眾言之尚早，但絕對是一部誠意之作。

拆解人性 好壞難分

電影由一單劫案開始，賊匪以匯豐銀行的解款車為目標，在警方嚴密的追蹤下，去到北角警署附近，一架吊車突然將解款車吊起，賊匪與警方展開一場槍戰，警方處於下風，再衍生後來的突襲、線人與中環絕地大反擊。警方由始至終都沒能佔上風，直至劉德華飾演的呂明哲去到一個臨界點，那條「好警察」的線突然斷了，他開始從被動轉為主動，以暴制暴。除了精湛的動作場面外，《風暴》某程度揭開了人性、法制的陰暗面，就像導演所說，是一部「以動作為包裝的人性電影」。

袁錦麟擅長拍警匪片，而他寫的劇本始終都離不開人。「警匪呈現了一個極端，他們要在短時間內做決定：開不開槍？殺不殺他？走不走？執不執行？全都是特定的空間裡發生。這樣人會回到最真實的狀態，這就是警匪片強調的元素，人性去到極端的一個環境設定反映了人的真實內在。」因而看《風暴》，動作元素以外，更有看頭的是角色的抉擇與心理變化。

「劫案如何發生、警方如何佈署並不重要，而是人性去到極端時會做出甚麼抉擇。」電影以香港島為背景，那種狹窄、壓迫的氛圍躍然紙上。半山的斜坡窄路、單線道路，主角在窄路追逐，逆線行駛，正正呼應了戲中角色心裡的壓迫感。「最後會爆開是因為現實環境讓他有壓力，這可以說是注重主角心理投射的警匪片。」

劉德華一直被好警察形象限制着，手下警員不是酗酒、鬧離婚，便是沉迷賭博，現實環



境與戲中角色有對應的關係，而做警察這麼辛苦就是為了「捉壞人」，點知這幫人殘暴到難以理解，最喜歡玩玉石俱焚。而好警察會轉變，也是基於無論和他們怎麼玩，都鬥不過他們，他們會利用法律的漏洞去保護自己，遊戲規則一開始便失衡了。「宿命論在戲裡主宰了一切，人很身不由己，當命運一路帶着你走的時候，我們只能應付，劉德華也是應付。他主宰不了其他東西。」

因而當一貫的好人陷入矛盾，做出難以挽救的事後，便一發不可收拾，就如劉德華戲中那句名言所言——「好人壞人沒有一半半」，好壞本身也不對等。「好人壞人真的沒有界線，好人在某些人眼中也是壞人，比如你看劉德華，他從頭到尾都是好人，殺的都是壞人，沒跟循法律，沒有跟着正規做事。」這就是人性。

「人有兩面，你在街上見到的我和在家裡看見的我是兩個人，這是我想表達的。我常說好人的悲劇是一生都要做好人，你做錯一次，你會惡名昭彰，但壞人很容易做，你只要做一次好事，人家就說原來你也不太差，贏了很多分。這是很悲劇性的事，可能很不公平，但就是這樣。」

拆解路線 玩轉中環

電影於港島取景，整個劫案幾乎都由中環展開。熟悉中區道路的朋友，看賊匪的逃跑路線，必定覺得很親切。以最後一單劫案為例，匪車由堅道落

鴨巴甸街，過必列者士街、士丹頓街、嘉咸街、荷李活道，然後在雲咸街撞車，再落皇后大道中、畢打街，「無花無假，都是真實的路線。」

「很多人跟我說，拍不到，執行上太困難了。」堅道是雙線雙程，鴨巴甸街單線單程，必列者士街單線單程，去到士丹頓街更一度玩逆線行車，可以想像為甚麼有人會說拍不到，因為一阻街便會被「呔」。「看電影時，常看到外國的電影都是在鬧市裡拍，車戰也在人的旁邊發生，但我們的警匪片卻做不到，往往只做一點點，然後偷雞去其他地方拍。」

導演堅持要在中環拍，為了不影響交通，皇后大道中、畢打街每天只能拍兩小時，士丹頓街只能在周六及周日上午九點前拍，短短幾分鐘的飛車鏡頭，拍了幾個禮拜。「我們凌晨去準備，天亮有足夠的光可以拍便立刻封街，車駛過來、警察出來開槍，拍一會要撤，放車過去，然後再重複。」袁錦麟笑說：「謝謝中區居民的支持。」

「電影很大部分都是實拍，是我夢寐以求動作片可以做到的效果。」劉德華在半山送小妹那場戲也有人說很難拍，因為很多政府官員的官邸就在那裡，拍戲太吵了，很容易被投訴。「我就說，那安排得好一點，拍得準確一點，大家也文明一點，不要太吵，最後也一一克服了。」導演滿足於能夠完成一部「不可能」的電影，「寫劇本很開心，能夠滿足自己的想像，但導演往往沒辦法100%拍出你的想像，可能只呈現了一部分。」經歷了做編劇這一階段，能夠以導演的身份去執行、去捨掉自己的劇本，袁錦麟發現自己「更喜歡做導演」。

《風暴》這次的檔期正好撞上舊拍檔陳木勝的《掃毒》，昔日的工作伙伴今次變成對手，少不免是一場龍爭虎鬥。但導演不介意大家去比較，「市場絕對可以容納好的東西，如果你看到好戲，又剛好是你喜歡的題材，可能會順道看另一部，看完後對比一下，也並非壞事。」

警匪風暴，就要開始了。

文：笑笑

新戲上場

《青春你最薑》人心崩離的六十年代

即將上映的文藝電影《青春你最薑》，原名為《Ginger and Rosa》，講上世紀六十年代倫敦，兩個女孩金兒與羅莎在社會動盪、人心崩離下，如何面對世界與自我。電影表面上以兩人的友情為主軸，卻折射了當時年輕人在核戰、古巴導彈危機等問題時的無措，心靈找不到依歸的幻得幻失、載浮載沉。

金兒與羅莎從小便是好朋友，但兩人有着差天共地的價值觀。金兒崇尚自由，熱愛詩歌，熱衷參與社會抗爭；羅莎對身邊一切漠然，愛情至上；兩人都不把母親放在眼裡，最崇拜金兒的父親，友情甚至因

為父親而出現變數。在人心不穩、沒有強烈信念支撐的那個年代，青春便是本錢，玩樂是最高消遣，而且個個都高舉個人主義，追求自由、獨立。與其說這是一部青春片，更不如說它是對整個社會環境的一種省思：到底人類的立足點是甚麼？支撐我們活下去的信念又是甚麼？

金兒就像今天社會上的「民主戰士」，關心世界，也企圖以一己之力去改變世界，最後顯得渺小又可笑，連羅莎也忍不住嘲笑她，「你以為自己是誰？」她多愁善感，被羅莎傷得透徹，在最後依然以詩歌寄語人類。她未必能夠改變世界，但她的堅定信念卻拯救了自己。羅莎搭上了金兒的父親，並懷孕了，金兒母親因受不了刺激而吞藥自殺，她所代表的是一種追求自我的精神，與其說是個人主義，更偏向於利己主義。

友情是電影的一個鋪陳，兩個不同價值觀的少女，走向不同的人生，如同所有人在那個時代，都有不一樣的追求，沒有所謂的對錯，因為時代所帶來的衝擊足以摧毀一切。

值得一讀的是飾演金兒的艾麗芬寧（Elle Fanning）不過十三歲，但她把一個十六歲的少女演繹得入肉。如果，故事背景設於美國，或許更能服觀眾，畢竟冷戰、導彈危機、反核似乎與美國更息相關。



銀幕短打

文：朗天

合拍片進入新階段？

一年將盡，影評人在回顧2013年香港電影的表現時，發現過去一年明顯多了一些不太顧及內地市場的製作。《迷離夜》、《奇幻夜》、《殭屍》、《飛虎出征》、《重口味》，以至一度成為全城熱話的《狂舞派》等，都是沒瞄準內地市場的作品。合拍片當道的說法，似乎有了一點變化。

這現象其實觸及了「境外」這個問題，它一直存在，今年終於浮上表面。香港人和內地人合作拍電影，以前是港人主導，主權移交之後，主權亦逐漸北移，港人參與度愈來愈少，以至終於來到一個地步，不是沒有港人參與，而是其數量和比例之少，令製作已不能稱上是合拍片，而是徹頭徹尾的「中國製造」。

近月中美合拍，劉亦菲主演的《最後的戰爭》，製作宣傳聲勢浩大，彷彿反映了合拍片已進入了一個新階段。中國合拍的對象升級了，香港可供利用的價值下降了，一些北上的香港電影人的心態也要調整。

據一名現居北京的（香港）金像編劇透露，內地對香港電影人的尊重近兩年有急劇的變化。以往那些名人，尤其是男演員，在國內不再如往日吃香。他特別點出了徐克，認為他還是很吃得開，除了他，任何人都可能經歷前恭後倨的待遇。

從港人的角度看，電影又成為一個內地吸盡港人經驗才華、然後一腳踢開的行業；從內地的角度看，以往香港電影人高傲張揚，獅子大開口，賺錢賺到盡（例子恕不便指出），今天風水輪流轉，毋須有歉意。

香港電影2013的轉向，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合拍片的新形勢？與其坐以待斃，就自己的價值剩餘搖尾乞憐，不如自求多福，早謀出路，於是港台（灣）合拍及重整香港市場的嘗試紛紛出籠。有學者曾預言香港將由電影製作基地轉為買辦中心，專注地區電影發行，我想沒有一個電影人想目睹這種事情發生，所以未來數年，大家都會有如八仙過海，各顯神通。

文：洪嘉

視事追擊

Almost Human 如何為人？

這天早上剛看了徐世琪的展覽《IN BERTY WE TRUST!》。器官、人體與機械的結合，預告一個極端的未來。回頭看美劇《Almost Human》，感覺加倍複雜起來。

《Almost Human》的故事，正正描述人與機械人之間的糾纏。劇集的背景是科技發達的未來，為了應付新型的犯罪模式，每名警察必須配備一個機械人拍檔。故事的主角Kennex因為兩年前的宗罪案，對機械人拍檔感到厭惡，然而經歷長達年半的昏迷後，他對罪案的細節失去記憶。為了解開謎團，他重返警隊，更找來面臨淘汰的舊式機械人Dorian擔任他的拍檔。

劇集由J.J. Abrams掛名監製，製作團隊是他的公司Bad Robot旗下的主將，當然也是《F檔案》的創作群。由此可見，Bad Robot除了J.J.大神外，其他創作人員已可獨當一面。

內地網民把劇集譯成「機器之心」（另一亂譯的名字是「幾近為人」），算是點題。雖然Kennex是主角，在追查兩年前的案件時，也像《F檔案》一樣有不同的案件需要追查。而劇集裡的舊式機械人Dorian也十分搶鏡。

目前警方廣泛使用的是MX機械人，一種把拍檔行事一一記錄報告、不帶任何情感、在案發現場以最佳效果處事的機械人；Dorian那一代的機械人卻有模擬人類情感的軟件，因此在辦案時會有不服從命令的情況發生，故被視為「瘋子機械人」，已被全面淘汰。

偏偏Kennex也是個不服從命令的瘋子（怎麼說警匪片的主角都是這種要個人主義的英雄？），於是一人一機械一拍即合。

令人印象深刻的，是Dorian遇見同樣被植入情感軟件的性愛機械人，他明知對方因為被植入人類DNA而必須被銷毀，但看着性愛機械人無知的面容，他只能痛苦地面對一個事實，他是被人類當成工具的機械人，可他偏偏有了人的情感與意識。

於是矛盾便產生了。Doian那一代的機械人因為太像人而被淘汰，偏偏自己的情感軟件隨著經驗及與人的交往愈見複雜，他該如何自處？

《Almost Human》是齣警匪片，即使它談的是未來，各種罪案也有新式的超科技犯案，可談的都是很傳統的存在問題。劇集遙指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經典電影《Blade Runner》，在向前輩致敬的同時，存在的哲學問題，也是哲學家一直在思考的命題。

